

恩师

□庄里人

师者,传道、授业、解惑,每个人在不同的学习阶段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老师。我上学时期就有幸遇到了一位恩师——我的高中语文老师郝通奎。

如果不是郝老师,我很可能还生活在农村,当然人生也没有假设。在性格上我比较“随大流”,学习也是如此,这可能是因为在班里年龄一直最小,在家里也是老小,想事少、不操心什么的缘故。因为上高中再往上考学难,好多同学觉得没希望就不再上了,那年放暑假,我也像村里别的同年龄段女孩一样,买了苘麻搓做鞋纳底子用的绳子,想在家里干点手工活,就不再上学了。有一天,住在家附近的一个婶子来到我家,对我的父母说巩固庄中学一位姓郝的老师让我回学校上学。

郝通奎老师通过这个婶子带口信到我家,说我有潜力。老师没有直接对我说,这其中是否还有担心农村重男轻女,怕父母不想让我上学的成分呢?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大哥一直在部队,二哥二嫂是家里的壮劳力,1983年的时候,侄子、侄女相继出生,家里不仅需要干家务和农活的,还需要帮着看孩子的人手,但二哥二嫂对我上学没有任何怨言。说起当年的情形,二嫂几次提起老师带信到我家的事,还一边夸奖我一边说,本来想着不上了,是老师找了去,结果考上了,离了农村到了城里。

郝老师是本地人,家住县城,高高的个子,大大的眼睛,我上学时他已是花白的头发向后背着。老师课讲得好,绘声绘色,板书也洒脱漂亮。我现在还能记起老师讲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,“沿着荷塘,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”、梅雨潭的《绿》“滑滑地明亮着,像涂了‘明油’一般”……老师朗读得声情并茂,还说课文中有删节的部分,以后可以找来原文读。在讲到碧野的《天山景物记》时,有一句“雨洗后的草原更加清新碧绿”,老师好像在凝望着草原,给我们讲解“洗”字用得有多好。

郝老师当过我的班主任。那时,我特别羡慕住宿的同学,不用每天往返上学,有一天,我都忘了怎么把被褥带到了学校,放到了一个好同学铺位的旁边。大概两天后,郝老师知道了,批评我怎么不提前告知,而且距离学校近是不允许住宿的。我当然是没理,啥也没说就回家走读了,其实住过宿才知道,还是走读好,自由,住宿生受拘束,要按时按点吃饭、休息、上课。一次上课,郝老师向全班通报头天晚上熄灯前男生宿舍的闹剧,看到考试前班里气氛沉闷、压抑,他还组织同学们唱歌:铃儿响叮当。

十大几年前,我曾和保定的同学一起去看望郝老师。他身体很好,见到我们很高兴,说参加了县里的书法协会,没事就去写字。在县城,老师“桃李满天下”,晚饭几个同学聚在一起,一大桌子的人我叫不上几个名字,但郝老师好像都认

得。平时,他不但“弄墨”,还构思着“舞文”,给我寄过几篇散文、诗歌之类的作品,文笔细腻轻灵,洋溢着人性的温暖。我帮忙送到报纸副刊投稿,都顺利发表了。

大概2021年,我收拾办公室的东西,看到郝老师早前寄给我的两首小诗,好像当时忙忘了投稿,还是什么原因没能发表。郝老师的字迹清秀,几年前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写信,看到老师字斟句酌的诗句和认真的钢笔字,我都舍不得把稿子直接送去投稿,而是保留着,自己在电脑上打字出来,投稿给了报纸副刊。因为换手机,郝老师的联系方式也没有了,我找了同学,辗转得到了老师的电话,内心忐忑地拨通了,电话那端传来了老师爽朗的声音。我向老师问好之后,小心解释了那两篇作品没及时发表的事。老师当时虚岁90岁,言语中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,而是反过来安慰我说,不发表是正常的,不要放在心上。

90岁是“鲐背之年”,郝老师到了这个年纪,思路清晰,仍能跟得上时代,前几年过年过节都发微信,微信名叫“习羽”,一位同事说老师有文化,微信名起得都可让人学习。还确实是,“习羽”两个字耐人琢磨,是不是有习练羽翼、不断强大自己之意?有一年春节时郝老师还给我发视频。视频中老师精神矍铄,就是比以前瘦,身边还有重孙女的嬉闹声。

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。”看到这句话,我总会想起,恩师之恩也似山高水长。

胡同里的趣事

□史连永

我家前面是一条胡同,窄窄的,只有两米宽。胡同东西通透,到我上小学时,胡同的东侧建了民房,变成了死胡同。

这条巷子仅供我家和大伯家使用,我们家在里侧,也就是胡同的末端。大伯家在外侧,挨着大路,我家上大路,必须经过大伯家门口。这条胡同短而窄,但是铺满了我童年的光阴。

胡同的中间有一棵属于我家的大榆树,挨着墙根,弯着身子向南倾斜,树冠覆盖了前街坊的半个房顶。大榆树是胡同的永久居民,一天24小时驻守胡同。胡同就是大榆树的家,是大榆树的根据地,胡同也是我和小伙伴的练武场。

春天正是万物萌发的季节,我们的精力旺盛得无处发泄,上树挠墙,摔跤游戏,胡同给我们提供了安静的游戏场所,这里很少有人打扰。我们几个小伙伴顺着大榆树爬上墙头,炫耀自己爬树上墙的本领,

显示自己胆子大,不恐高。我们在土墙头上跑来跑去,我真佩服小时候的平衡感和胆量,搁现在,每走一步路都要小心路的高低不平。小时候受武侠电视剧的影响,我们成了霍元甲的粉丝,也开始练功打拳。在这个僻静的胡同里练习倒立,胡同的墙体是我们最好的道具。我们用双手撑起身子,双脚靠在墙上,头朝下倒立,俗称“贴饼子”,这是最基本的功夫,比赛谁倒立的时间长,看谁立得笔直,倒立时间越长,血液倒流,满脸通红。靠墙倒立,比的是耐力和臂力。我身子轻巧,个子矮,每次倒立都占优势,倒立时间最长,让小伙伴羡慕不已。

我的几个伙伴比我壮实得多,他们经常来我家喊我比试摔跤。摔跤被我们视为硬功夫,最能在小伙伴中立威。我摔跤是短板,没过几招就会被放倒在地。两个旗鼓相当、实力不分上下的小伙伴摔起跤来十分胶着,难分胜负。我在一旁摇旗呐喊,两个

小伙伴非常认真,谁都在乎输赢。我同情弱者,要是谁处于下风,我就会给他加油。有一次正式摔跤比赛,我的助威偏向了一方,另一方输了,我得罪了败下阵来的伙伴。他把矛头指向了我,非要和我较量一番。几番较量,我们浑身是土,灰头土脸,一道道汗水像是小河一般在脸上流淌。摔跤屡胜者就被我们推为首领大哥,就像朱重八当皇帝前一样,小伙伴们都听他指挥。胡同也成为了我们的司令部,议会厅,我们在这里开会、练武、游戏。

在胡同里练武折腾累了,肚子就会咕咕地叫。父母不会把钥匙交给我,家里有剩饼,在小伙伴们的怂恿下,我就会翻墙而过,从家里偷出饼分给小伙伴们吃,我的威信和地位因为贡献出一块饼而不断提高。母亲回到家里发现饼少了很多,问清原委,也并不责备我,对于母亲的理解我心里很是安慰。

胡同虽然窄小,但却承载了我快乐的童年时光。

桃花盛开的村庄

□顾俊文

每当蒋大为“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”的歌声在耳畔响起,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的桃花。我的家乡也是个桃花盛开的地方,每年的三四月间,小山村的前后左右天天弥漫着桃花的清香。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,家乡不光有海洋一样的桃花,还有不少与桃花相关的逸闻趣事。

其他地方的桃花顶多开个十天半月就凋谢了,而我家乡的桃花陆陆续续要开一个多月,倒不是家乡的桃树花期长而是桃树种类多错开了花期。家乡的桃树大致分为三类,一类称为“六月鲜”,成熟期在农历的六月下旬。这种桃子个儿大,两三个一斤,成熟时桃嘴处呈红色,比桃花的红色还要鲜艳,家乡人所说的桃红不是指桃花红而是指“六月鲜”的红色。“六月鲜”桃子非常好,咬一口流糖流蜜地甜。有的人家长有一棵“六月鲜”桃树能换来全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另一种桃子在农历七月份成熟,个头较小,有的只有红枣那么大,人称“毛毛桃”,口感不大好,桃花也不太好看,但产量很高,一棵树多的能收获六七百斤。缺粮的年代,乡亲们常常把“毛毛桃”放在锅里蒸熟当饭吃。还有一种桃树叫“八月白”,顾名思义,这是一种八月份才成熟的桃子,呈月白色,水分特足。我们小时候常用“八月白”在中秋节晚上供月亮。此桃个头最大,有的一个就可以达到一斤,吃个桃子能顶一顿饭。

三个月都有桃子吃,开一个多月的桃花就不足为奇了。“六月鲜”桃花开放最早也最好看。家乡有个风俗,如果正好赶上“六月鲜”开花时节结婚,新郎从桃树上折下一枝桃花插在新房的梁上,生出来的姑娘就会长得漂亮。

有一年桃花盛开的季节,我一个堂哥结婚。嫂子长得很漂亮,但堂哥长相稍差,嫂子担心生个丑女,就让堂哥折了两枝桃花插在房梁上,这明显是对堂哥的长相不满意。我就想报复一下嫂子,那天偷偷给她换了两枝“毛毛桃”花。第二年正月,嫂子生了个姑娘,越看越觉得难看,于是天天和堂哥生气,说瞎了眼嫁给了他。

我告诉嫂子,别抱怨我哥了,是我把“六月鲜”换成“毛毛桃”了,要打要骂冲我来吧。嫂子一听,气不打一处来,抄起一根扁担就向我砸了过来,吓得我撒腿就跑。嫂子晚上到我家向母亲告状,说大婶子你可得好好管管你的儿子,为什么坏我的好事?母亲笑着说,那都是封建迷信你还当真了?说归说,母亲还是把我臭骂一顿。没办法,等到桃花盛开的时候,我折了一大抱“六月鲜”花到嫂子家,插满了她家的房梁,嫂子这才消了气。

说来也巧,堂哥的女儿长大后变得非常漂亮。这其实与桃花没有任何关系,是因为嫂子长得好,女儿随了母亲而已。嫂子却认为是桃花的“功效”,非常感谢我那一抱“六月鲜”桃花。那年侄女结婚,嫂子专程租了一辆车接我回去参加婚礼。